

语言是社会现象

加尔金娜—菲多鲁克著

时代出版社



語言是社會現象

加爾金娜—菲多魯克著

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編譯室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Е. М. Галкина-Фидорук
ЯЗЫК КА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ЯВЛЕНИЕ

Учпедгиз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关語言及語言學問題的理論原則，從語言的歷史發展進程上說明語言是社會現象。作者用幾種主要語言的歷史發展實例，闡明語言與上層建築的區別，着重地論述了語言不是階級現象。作者不僅指出語言的發展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依存關係，同時也指出語言作為交際工具 and 社會發展與鬥爭工具的作用。最後，作者還論證了語言在推動人類生活前進中所顯示的强大力量。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中環路出版營業部許可證出字第45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廈)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 北京第三版社生產合作社編訂

1956年6月初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1787×1092 1/32 印張：11—18/32 字數：34千字

1—17,000冊 定價(9)0.19元

“有声語言在人类歷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產、与自然力量作勝利斗争並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① 語言在人类社会歷史上的作用就是如此，語言是社会現象的意义就是如此。

正确地、馬克思主义地理解語言的社会性的先决条件是：1) 正确理解語言對於社会生活、社会狀況的依存关系；2) 正确理解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要正确地、馬克思主义地理解語言對於社会的依存关系，必須研究：1) 語言的起源，2) 与社会發展相適應的語言的發展情况，3) 語言随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諸規律。要正确地、馬克思主义地理解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須研究語言對人們認識客觀现实这一过程的作用以及語言作为人們交际、交流思想，即相互了解的工具的功用。

按本質來說，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所進行的創造一切生活財富的生產是社会生產。只有社会才能使人成为有思惟的动物。只有社会才能使人成为会說話的（掌握語言的）动物，因为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在社会中、在集体中开始和度过的。

沒有語言而處於半动物狀態的原始人的生活情况，我們不得而知。而人之所以演化为 *homo sapiens*（指已与类人猿分化的人——譯註），有賴於語言及邏輯思惟的形成。斯大林寫道：“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頁。

己的有声語言。人种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使是，比方說，像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①

語言是怎样出現的？为什么只有一种动物能够掌握語言？——这些問題很复雜，也很有趣，故很早就引人注意了。古希臘人曾想解决下列問題：語言是怎样產生的？最初事物的名称是怎么來的？事物、对事物的思惟与事物在語言中的名称等三者之間的关系如何？由此可見，从远古以來，人們便知道，不能脫离思惟的起源和發展來孤立地解决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等問題。比如，埃姆皮里克就說過：用來表示的东西、被表示的东西及客体三者是相互联結的，他認為用來表示的东西是語音，被表示的东西是被理智所把握的事物即概念，客体是外界的事物；可見，斯多葛派学者（СТОИКИ）已經在事物和詞之間看出了对事物的思惟这一要素。五世紀，巴尔密尼德确定了这样的相互关系：“思惟与被思惟的东西是同一的。沒有存在便沒有思惟，思惟一定反映存在，沒有也不能有其他情况。而实际存在的事物是命定地不变动的、完整的。其他的一切只是名称而已。人們創造了这些名称，並以为它們都是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有‘不存在’，‘誕生’，同时也有‘完結’，改变顏色、色澤，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②

然而，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對於語言和思惟的起源問題甚至連接近於正确的回答也不曾有过，虽然人們創造了各种各样的理論，从最荒誕的到或多或少有些真实的。我們不打算叙述各家对語言和思惟的起源的意見和观点，只想指出所有这些意見和观点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完全沒有考慮到語言的社会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頁。

② 巴尔密尼德：“古代的語言与修辭理論”，載巴氏雜文集，第8卷，第31頁。

性質，也沒有注意到語言和思惟是同時形成的。只有用唯物主義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現象，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語言的起源，正確地理解邏輯思惟與語言是同時地、互相聯系地，在勞動過程中和集體中，為了人們的交際而形成的。

正是勞動創造了人。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可見，人在勞動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交際工具——語言，變成了人。

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阿道里夫·瓦格納爾所著的書時，提到語言和思惟的起源，馬克思說：“與所有的動物一樣，他們（人們——作者註）一開始就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說，不能呆着，而得積極地行動，借助於行動佔有某些外界事物，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後來，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人們就給自己在實踐中與外界其他事物區分開了的多種事物起了名稱”。①

“因此，實際上，開始時人們只是佔有外界事物，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後來才進而用詞來表示這些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這樣，外界事物已經為人們的實踐服務，並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了”。②

語言和思惟都產生在社會之中，兩者無論是在產生上或在歷史發展上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一基本觀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其他著作中也得到明確的闡述。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了勞動在言語和思惟發展過程中的意義：“隨着手的發展，隨着勞動，人開始支配自然界，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都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種屬性。另一方面，勞動的發達必然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46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462頁。

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對於每一個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講來，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音調底抑揚頓挫之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確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①“首先是勞動，而後是語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才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②

斯大林關於語言和思維起源的觀點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如果猿猴总是用四隻腳行走，如果它沒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後代（即人類）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聲帶，因此也就不能說話，而這情形就會根本阻滯人類意識的發展”。^③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就是這樣解決語言起源的問題的。

語言和思維的產生及其發展是一個長期的、許多世紀的過程。

“從生活在樹上的猿羣進化到人類社會，大約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在地球的歷史上只不過相當於我們人類生活中的一秒鐘。但是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羣的特征究竟是什麼呢？是勞動”。^④“人類勞動”是從製造勞動工具（石斧、燧石制的刀、箭等）時開始的。製造這些工具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於是出現了第一批不忍拋棄的貴重的東西，原始的人利用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9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0頁。

③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一卷，第288頁。

④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頁。

自己製造的工具，開始用另一種方式來獲得食物；從而他們的生活需要組織起來了。在蒙昧期中原始人的第一種組織形式是氏族，它代替了存在了幾千年的無組織的原始人羣。氏族是按血緣親族關係把人們聯合起來的。在蒙昧期的中級階段產生的氏族，到野蠻期的低級階段有了極大的發展，而且作為社會組織一直保存到文明期初；氏族組織的某些殘余直到現在還保留在某些落后民族中。

氏族合併成部落，部落里的血緣——親族關係仍然是很緊密的，不過程度上比氏族中遠了些。每一個氏族都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交際工具。隨著氏族擴展成為部落，氏族成員的交際工具——語言，也變成了整個部落的交際工具。

後來，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部落有時合併成部落聯盟（союз племён），有時又分裂為數個氏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語言的共同性有時擴大，有時分裂而形成若干親族語言。

從一種基礎語言繁衍成若干親族語言時，其中每一種親族語言可以和同一語族中這種或那種語言特別近似些，甚至不僅可以和鄰近的、而且也可以和很遠的親族語言相近似。但是，以前的、原始的共同特點卻保留在所有的親族語言中（這也就說明，比如，斯拉夫語的共同性，日耳曼語的共同性等等）。

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分工以及隨著生產工具私有制的出現而產生的社會階級，促使氏族組織瓦解。氏族制度正是由於勞動分工和剝削制度的出現而崩潰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談到了部落分裂的情形：“我們從北美印第安人可以看出，一個原來統一的部落怎樣漸漸地散佈於廣漠的大陸；各部落怎樣分裂而轉化為部族（народы），轉化為完整的部落集團；語言怎樣改變，以致不僅成了互相不懂的東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來統一性底

任何痕跡；與此並行，在部落內部個別氏族怎樣分裂為好幾個氏族，舊的母系氏族仍以胞族（фратрия）方式保存着，但是這些最老氏族的名称，在極遼遠的及老早彼此分離的部落中間仍是一樣的……”。^① 同書中他也指出了部落合併成部族（народы）的過程。隨着氏族部落的崩潰，形成了另一種新的社羣，這種新的社羣不是建立在血緣親族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社會—經濟的基礎上。接壤的部落所組成的簡單聯盟，在許多場合下，變成了統一的部族。部族的基本要素如下：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及文化，但部族還不是民族（нация），因為缺少一個要素——共同的經濟生活。只要具備了這一要素，便產生了民族。

經濟關係的發展，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強大政權的建立都有助於民族的形成。

人類從原始人羣到民族，到民族國家所經歷的道路大体上就是如此，這條道路決定語言從氏族語言發展成為民族語言。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勝利後，各民族語言將融合成為一種共同的語言。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給作為社會現象的語言下了正確而透澈的定義：“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繫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②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1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頁。

的確，事實上語言就是這樣；它只能在社會中產生，只能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它只能為社會服務，並且也只有社會才能使它完善起來。在人類生活和活動的所有階段中，語言一向都是具有社會性質的，它為社會服務；同時在所有的歷史時期，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中都反映出社會的生活，把思維、文化及經驗的發展成果鞏固下來。因此，不能把語言看成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社會制度，然而語言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卻保存了自己最本質的東西（即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這使我們有充分的權利肯定地說：現代語言（即現在人們所說的語言）的要素還是在遠古的時候，在奴隸制社會以前就奠定基礎了。可見，語言是社會現象，同時也是歷史現象，因為語言的發展和豐富取決於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集體的發展，取決於該集體的生產和文化的發展。

二

在原始人羣中就已有了語言最初的萌芽。原始人沒有像動物所具有的那些護身工具（堅硬的角，大而銳利的爪，鋒利的牙），所以他們儘可能在狩獵和抵禦動物時大家在一起。遠在氏族社會組成以前，人們在狩獵時，在尋找可吃的植物及果實時，在建造簡陋的住所時，以及在打退大動物的進攻時，都需要交際（為了交流思想、表达自己的願望和意圖），由於互相談話而產生了語言。人們居住的条件不同，地區也不同。為了保證自己有足夠的食料，人們最初必須生活在不很大的集體里。因此，當原始社羣逐漸擴大時，它們便逐漸向其他地區分散。新的条件使各羣人們的生活上產生了差別，因而他們語言（首先是在詞彙上）

也有了差別。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上相差得越远，不同的集团出現得越多，那么不同的語言也就出現得越多。如果若干集团融合成了某种人羣，那末，当生活上需要的时候，各集团的語言便融合成一种統一的語言，並且其中最強集团的語言勝利了，而弱小集团就必須學習勝利者的語言：“……在兩種語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勝利者，保存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种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①

具有自己語言的各个氏族融合成为部落並創造了共同的部落語言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共同的部落語言是在氏族語言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及交际工具的語言對於社会來說是統一的，對於全体成員來說是共同的。氏族使用的語言必須为氏族中全体成員所理解。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越是多种多样，人类对事物的观察和認識越廣泛，人类的活動越是多方面，那末他們語言中的新詞也就越多。人类的劳动越复雜，他們的詞彙也就越廣泛。人类从原始的打獵和採集野果、野菜轉化到种植有益於人类的植物，於是出現了農業、新的劳动工具、新的生產过程等，从而为了与別人交际，也就不斷地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新詞。某些詞直到現在还反映出劳动的方法。譬如coxa(木犁)是工具的名称，人們用它來耕耘，更确切地說，过去人們用它來耕耘。而在方言中，它能表示“頂端有分叉的桿子”。coxa 的基本的、原來的意义是“末端有分叉的樹枝、木棍及桿子”。

什么东西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木犁（过了时的農具，現在恐怕不再有人用了）、桿、棒、棍等联系在一起呢？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28頁。

大概，最初的農夫就是用這種帶叉的木棍耕耘土地的，這一語音組合在許多語言中都很相似，而且都有同樣的或相似的意思，這不是偶然的。梵語中有 *çákha*（樹枝），阿爾明尼亞語中有 *çax*，哥達語中有 *hōha*（犁）。立陶宛語中有 *szakà*（樹枝，叉子），古斯拉夫語中有 *соха*，捷克語中有 *socha*（木犁），波蘭語中有 *socha*（木犁）。若是不知道詞的歷史，便弄不清楚，為什麼農叫做 *сохатый*；一旦知道了 *соха* 最初有“帶叉的樹枝”的意思，我們才恍然大悟了，農有帶叉的角，才管牠叫 *сохатый*。

不考慮語言的歷史，同樣也不能理解，比如，為什麼有時說：*От меня это не завис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мелкая сошка*（這件事我做不了主，因為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呀）。*соха*（如前所述，原來意義是“叉狀的枝”）的指小形式 *сошка* 怎麼會有這個意思？

сошка 一詞經過了逐漸的、長期的過程，才獲得這種意義。最初，耕耘的農具是一根簡單的帶叉的樹枝，所以也叫 *соха*；後來雖然這農具裝上了鐵鏟，變得相當複雜了，但名字仍舊叫 *соха*。後來，*соха* 又表示作為納稅單位的土地面積；從而開始用 *мелкая сошка* 來稱呼那些佔有很少土地、因而在村社生活中也沒有什麼地位和威信的人。最後，詞組 *мелкая сошка* 便理解成“無足輕重的人”了。從此，這一詞組便在社會實踐中鞏固下來並進入全民語言。假使某人創造了一個新詞，但沒有在社會實踐中被運用，沒有鞏固下來，那麼它就會馬上消失，有的甚至根本沒有進入全民語言。^①

① 下面有一個例子。在列·托爾斯泰的莊園里，有一個韃靼人叫尤范（Юфан）的在作工。他耕田的時候，把肘部撐得很開。列·托爾斯泰的兒子有時拿起木犁，模仿尤范的樣子。從此他們家庭里便產生了一個新詞 *юранствовать*。但這詞只有在家庭範圍里通用，沒有在社會上流行，雖然托爾斯泰在給菲特（Фет）的信中用過這個詞，也就是說它曾經跨出過家庭範圍。

這又正好說明語言中沒有任何不與社會相聯系的東西，沒有任何不帶有社會性的東西。

我國優秀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理解，即使在從前，就很接近於“語言是社會現象”的理論。斯烈茲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在“關於俄語歷史的意見”(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書中就寫道：“每一個詞都是人民中存在的概念的代表：詞所表示的那個事物，必定存在於生活之中；生活中沒有的事物，也就不會有表示該事物的詞。每一個詞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都是人民生活的見證人、文獻和事實；詞所表示的概念越重要，那麼該詞的重要性也就越大。詞與詞互相補充，共同表示人民的概念體系，表達人民生活的事實——詞彙範圍越廣泛、越多樣，那末它們便越能完備無缺地表達生活”。^①

語言是人類社會各階段中人們借以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社會之外語言根本就不能存在；正如無論任何發展階段上的社會，沒有語言便不可能存在一樣。氏族有全氏族的語言，每一個人羣同樣也有為全人羣服務的語言。當一個氏族發展成為一個部落，或者幾個氏族組成一個部落的時候，語言也就變成整個部落的交際工具了。部落合併成部族後，語言便為全部族的需要服務。而假使由各種不同部落組成的部族合併成一個經濟政治的聯盟，並建立了一個國家時（譬如像過去基輔大公國那樣），那麼全部族的語言便變成了國家的語言。

部族形成民族後，便產生了為全民族需要服務的全民族語言。當然，有了全國或全民族的語言之後，為了適應地方性的需要，以前的部落語言仍舊可能殘留下來，變為方言。然而，不論過去或現在，語言對於整個社會集體來說永遠是統一的、共同的。

① 斯烈茲涅夫斯基：“關於俄語歷史的意見”，1887年聖彼得堡版，第103頁。

任何社会現象在發展过程中都沒有全民族統一的性質。只有語言才有这种特点。馬尔（Н. Я. Мартенс）及其信徒們，由於不理解語言是社会現象这一特点，把語言錯看为上層建筑。

此外，以前几乎所有語言学家都認為語言是上層建筑。甚至一貫反对馬尔、站在截然不同的語言學立場上的那些語言学家也認為，馬尔關於語言具有上層建筑的性質这一論点，是他在苏联語言學中無可爭辯的功勳。不僅是語言学家，同时哲学家和歷史学家也都主張这种观点。

約·維·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一書中首先就提出了：“有人說語言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筑，是否正确呢？”回答是：“不对，不正确。”約·維·斯大林在証實自己論斷的正确性时，指出了語言和上層建筑間四个基本不同点：

1. 当社会从一种制度轉变到另一种制度时，上層建筑和旧的基礎一起变化、一起消滅，比如，从封建制度轉变到資本主义制度；然而語言在这时並沒有被消滅，它繼續存在着、發展着、丰富着，保留了自己的基本詞彙及語法構造。

2. 由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筑成为極大的積極力量；它幫助自己的基礎巩固起來並消滅旧基礎，然后積極地为自己的基礎服务，並协助自己的基礎。一旦上層建筑終止为自己所由產生的基礎服务，那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質，不再成为上層建筑了。語言不是由某一个基礎產生的，它是由千百年來經濟基礎的歷史和社会的歷史的全部進程所產生的，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假使語言不为社会上所有階級服务，而只为一个階級服务，那它就不成其为語言而將退化为同行語。

3. 上層建筑是一个时代的產物，即一个社会制度的產物，而語言是許多时代的產物。語言的生命比較長久，变化得比較慢。俄罗斯語言早在封建制度以前就已產生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

它存在着，發展着，而現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仍然存在着並發展着。虽然更換了三个基礎，同时上層建筑的性質也一直在改變着，然而語言基本上都保存下來了，只是詞彙有某些变化，語法構造有些很小的變動。

4. 上層建筑和生產沒有直接的联系，它只是經過基礎的中介而与生產發生联系；語言是和生產活動直接联系着的。

斯大林表述了上層建筑與語言的主要區別后指出：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語言認為是在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把語言與上層建筑混為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斯大林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學說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向前推進了歷史唯物主义這一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

與基礎相联系的、並由基礎產生的上層建筑，如同基礎本身一樣，不僅有進化的發展，而且也有革命的發展。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会主义，不是用漸變的方法，也不是用改良的方法，而是用質變的方法，用革命的方法來實現的。因為從一個社會制度轉變到另一個社會制度時，由於統治階級的反抗，決不會是和和平平的；因而必須用暴力消滅原有的基礎，同時消滅它所產生的上層建筑。“當基礎發生变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筑也會隨着变化，隨着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筑”。^①然而語言的發展不是經過爆發的、革命的方法，而是經過很慢的量變，然後由量變逐漸轉到質變。

，上層建筑和語言間四個基本的不同特征說明了：上層建筑是由另一個原因產生，經過另一種方法發展，同時具有另一種功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 頁。

用——为它所由產生的基礎而服务。只要上層建筑一終止其为基礎服务，它便会因此而不成其为上層建筑。語言中就沒有这些現象。在語言中，只是个别的旧成分在漸漸消失，个别的新成分在漸漸產生。語言的發展过程中不会有革命的爆發。“逐漸發展”是社会現象中只为語言所固有的規律。語言不是用一下子消滅現有語言和一下子創造新語言的方法而發展的，而是用逐漸地、長期地改進現有語言的基本要素而發展的。在这种变化的性質下，語言不会形成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語言。語言甚至經過几世紀以后还是能理解的，能被任何人理解的，不管他們屬於哪个階級。

至於語言不是階級現象，可由下列事实証明。

“达尼尔·查托奇尼克的陈情表”是早期古俄罗斯語文献之一，即利用十二、十三世紀的語言寫成的。別林斯基指出：“陈情表洋溢着当时的时代精神”。^①“陈情表”是对公爵提出的。但它的作者是誰呢？關於这一問題有过許多文章。有一些專門研究古俄罗斯文学的大家們認為，达尼尔是公爵的御林兵；另一些認為，达尼尔是被他貴族主人送去当学徒的奴隸。由此可見，学者根据作品的語言是不能知道达尼尔所屬的階級的。这說明語言根本不是階級現象，虽然階級对語言有影响，“把自己專門的詞和語加進語言中去，有时把同一的詞和語理解得各不相同”。^②

“达尼尔·查托奇尼克的陈情表”的材料同时也說明：十二、十三世紀的語言（完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的語言），直到現在仍能被我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們所理解。比如，达尼尔希望博得公爵的同情，在“陈情表”中說：Не зри на мя, аки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6卷，1953年聖彼得堡版，第380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頁。

волкъ на агнеца, но зри на мя, яко мати на младенца (不要像豺狼看綿羊那样看我, 要像母親看幼兒那样看我)。达尼尔抗議人类的不平等, 他寫道: Богать мужь вездѣ знаемъ есть и в чужемъ граде; а убогъ мужь и во своемъ граде невѣдомъ ходит. Богатъ мужь възглаголет— вси молчатъ, и слово его до облакъ вознесутъ; а убогъ мужь възглаголет, то вси на него воскликнут; ихъ же бо ризы свѣтлы, тѣхъ и рѣчи честны (富人到处聞名, 甚至在陌生的城市里也如此, 而窮人即使在本城也默默無聞。富人一說話, 大家便肅靜無聲, 把他的話直捧到天上; 而窮人一開口, 大家便向他吆喝; 誰的衣服漂亮, 誰的話也就真實)。Насыщаяся многоразличными брашны, помяни мя, сухъ хлѣбъ ядущего. Веселяся сладкимъ питиемъ, облачаяся в красоту риз твоих, помяни мя в неизбранномъ вретѣ лежаша. Лежаша на мягкой постели помяни мя, под единымъ рубомъ лежаша, зимою умирающаго, каплями дождевыми, яко стрелами, пронизаема. (当你吃山珍海味时, 要想到我是在吃干麵包。当你喝着甜密的酒, 穿上漂亮的衣服时, 要想到衣衫襤褸的我。当你睡在軟綿綿的床上时, 要想我只盖着唯一的那件破旧衣服; 冬天的时候, 我冻得要死, 雨点像箭一样穿透我的身子)。

达尼尔的話我們不能說不懂。里面几乎沒有我們不懂的或者在現代俄語中完全不用的詞和語法形式。比如, 在上面举出的那几段話中, 只有 глаголет (說話), ризы (衣服), брашны (食物), в неизбранномъ вретѣ (穿破了的衣服), руб (破旧的衣服) 等詞我們可能不懂。但 брашно在俄語某些方言中是通用的, прати (洗) 在白俄羅斯語中